

# 抉擇雲遊，尋師訪道

頭陀僧的雲遊因緣與尋師歷程

卡瑪拉·提雅瓦妮琦 著

法園編譯群 譯

這些頭陀僧本身的特質與對宗教的態度，不同於那些遵循曼谷體制途徑的僧侶們，他們深信托鉢乞食的修行，可以直溯佛陀時代，

他們知道修學佛法若沒有透過實踐，那麼對於佛法更深層的涵意將猶然無知。

## 成爲頭陀僧

當愈來愈多的東北青年僧侶投入泰文經本的研讀行列，阿姜曼與幾位僧侶也改變了他們的方向。儘管曼谷僧伽當局向他們施壓——力勸他們背棄地方傳統，安住在官方寺院，還是有許多地方僧侶執意加入頭陀傳統。到底是什麼動機，促使他們願意肩負起這種艱苦的生活？

〔阿姜曼、阿姜汶、阿姜頓與阿姜範〕



一九八三年，阿姜曼來到烏汶省鎮上的里亞寺（Wat Liap）學習，當時烏汶省的僧侶遵循三大佛教傳統（寮族、暹羅、蒙族）之一。寮族傳統從寮國首都永珍傳入，是其中饒富地方色彩的一支。而暹羅傳統則早在十九世紀初，由阿利亞翁（Atiyawong，本名隋（Sui））的寮國僧侶引進烏汶省，他曾經前往曼谷當時的禪修中心薩給寺（Wat Saket）修學<sup>(1)</sup>。蒙族傳統則是在十九世紀中葉，由另一位寮國僧侶龐圖洛（Phanthulo，本名締（Di））從孟庫（Mongkut）國王處引進。

大多數的烏汶僧侶皆奉從寮族傳統，只不過這個傳統從寺院到隱居所都有不同的色彩，而造成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師徒傳承的結果——一種世代交替的師生關係。

當蒙族傳統進入烏汶省時，便與當地文化融合，並吸引一些認為持戒精嚴有助於禪修的僧侶。就在曼谷當局開始想要統一管理僧伽時，蒙族傳統變成了眾所周知的「法宗派」，而寮族與暹羅傳統則合併成新的「大宗派」。會產生這樣的派系分裂，是因為法宗派自視甚高，他們認為自己比寮、暹羅或其他傳統都還要優秀，因此不許非法宗派的僧侶參與他們的宗教儀式。但相反地，寮或是暹羅傳統的僧侶，卻不介意和法宗派或其他僧侶，一同參與宗教儀式——如果對方願意的話。

阿姜曼曾是寮族傳統的僧侶，但後來又皈依了法宗派。他參加由西唐寺（Wat Sithuang）所舉辦的受戒儀式後<sup>(2)</sup>，便返回常住的里亞寺，在阿姜紹·康塔悉洛（Sao Kantasio）的座下修學<sup>(3)</sup>，為阿姜曼立傳的作家並未在傳記裡，提及他在這間寺院裡住了幾年。阿姜紹傳授他一套禪修

咒語——在心中默念「唵哆」(buddho) [1]，可以令人心境平和。阿姜紹雖然是法宗派的僧侶，但他依然遵循結合安定的寺院生活與頭陀苦行的寮族傳統，就在兩個雨安居中的空檔時間，阿姜曼與阿姜紹出外行腳，為的是尋找一處適合禪修的森林隱居所。

至於阿姜汶，他發覺自己住在緊鄰村莊的善道寺 (Wat Sangthau)，使他不易抗拒外界的誘惑。而在所有的老師，包括叔叔都還俗結婚時，他毅然決定成為頭陀僧，而這樣的決定，使他的學習生涯暫告結束，因為他覺悟到遠離城鎮與村落，是唯一能使自己終生出家的方法。

就在遇見阿姜曼後，阿姜頓決定嘗試頭陀行。一九一九年，阿姜曼在烏汶郊區距離善道寺不遠的布拉帕寺 (Wat Burapha) 雨安居，而當時正在素塔寺的阿姜頓，因久仰阿姜曼的大名，便與阿姜辛兩人前往聆聽開示。兩人皆為阿姜曼清晰的演講與莊嚴的行儀所吸引，於是在雨安居結束後，兩人便暫別課業，隨阿姜曼遊歷四方，只是阿姜頓還未全然放棄曼谷的宗教課程。在經歷幾年的雲遊與禪修後，他送一位沙彌到柯叻省的一所寺院學校讀書，當時他決定再給自己一次機會，所以便到曼谷桑邦塔翁寺 (Wat Samphanhawong) (考寺 (Wat Kau)) 雨安居，他在那裡發現自己對學校課業不再感到興趣，而且很難再把心思專注於教科書上，現在的他，一心一意只想禪修。於是在雨安居結束後，阿姜頓重返頭陀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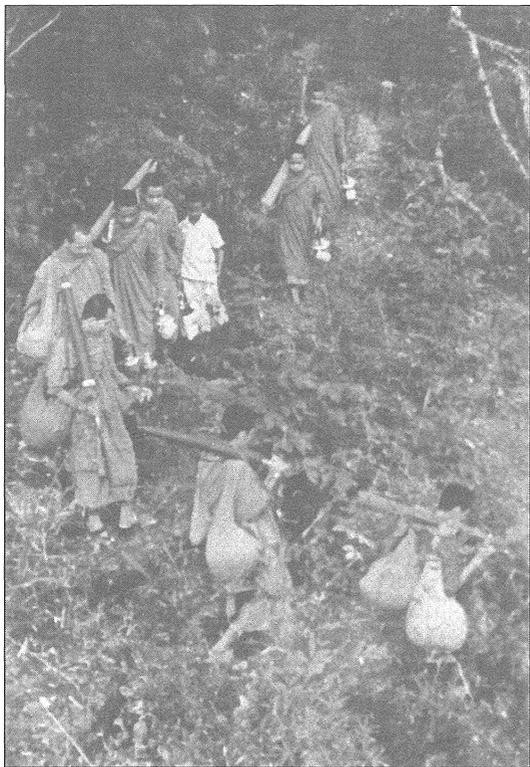
阿姜範與阿姜曼一樣，也是在結合寺院生活與森林雲遊的傳統下出家。當時，村落寺院距離曠野並不遠，村落住持總是可以輕易地藉由在森林裡靜修時，將禪修時段融入於生活作息之



中。至於那些想要更密集禪修的人，可以在雨安居結束後，離開寺院到洞穴裡禪修，阿姜範的普泰戒師就是如此，他在阿姜範受戒的那天，也告訴他這個方法。當阿姜範出家後的第一個雨安居結束，他重返家鄉寺院，在村落住持阿亞庫堂（Aya Khu Tham）的指導下繼續禪修<sup>(4)</sup>，住持也教導年輕的僧侶們禪修，雨安居結束後，這位住持帶領阿姜範與其他年輕僧侶去行腳<sup>(5)</sup>。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他們都在東北的森林與山嶺間雲遊，並且躲進洞穴或林間墓地靜坐禪修。

### 〔阿姜帖〕

阿姜帖幾乎就是在寺院裡長大的，從九歲到十四歲，阿姜帖在村裡扮演著僧俗之間聯繫與傳遞的角色。一些雲遊僧經常來到普安寮的村落寺院歇腳，阿姜帖照料他們的飲食與用水的



◎頭陀僧會在雨安居結束後，在森林與山嶺間雲遊，並且躲進洞穴或林間墓地靜坐禪修。（圖片出處：The Autobiography of A Forest Monk: Venerable Ajahn Tate）

清潔、過濾，並幫他們收集鮮花供佛，如果他們欠缺飲食的話，他就會請村民再多作供養。雙親與村民都很鼓勵他做這份工作，並且對他非常慈愛，特別是他的父親，更是十分虔誠。

一九一六年，阿姜帖十四歲時，有兩位雲遊僧阿姜辛與阿姜康（Kham）來到西達田村，他們是第一位來到這裡的法宗派僧侶（此去烏隆省大約還要三天的腳程）。阿姜帖對他們的修行印象深刻，並覺得他們的禪修法門很適合自己：

他們的修法有別於其他的禪修僧團……，同時這些來訪的僧侶也教我各種的道理與責任。例如我學到一些供養僧侶時該與不該的禮節，以及在禪坐時可以默念「嘯哆」，作為剛開始持誦的對象。這樣做的結果，使我的心能安住在禪定中，在這個境界裡我沒有想和任何人交談的欲望。這就是我首次經驗到禪定所帶來的平和與寧靜的滋味，令我終生難忘。

在雨安居結束後，阿姜帖離家追隨阿姜辛去行腳，他是第一個在這個年紀離開家鄉、長途旅行的男孩。親友們雖然對他終於找到師長感到欣喜，但當他真的要離去時，他們還是不禁淚流滿面。

之後，阿姜辛帶阿姜帖去烏汶鎮上的素塔寺，阿姜辛要他待在那裡繼續學習泰文後，便離開了。阿姜帖花了六年的時間，在素塔寺學習唱誦與誦戒，並研讀正規佛學課程的教科書，及練習閱讀曼谷泰文版的巴利經典。一九二二年，阿姜帖二十歲時，在法宗派傳統下受戒成為比



丘，並在初次赴考時，便通過初級正規佛學課程考試。那年，馬哈品（Maha Pin）<sup>(6)</sup>（他不但是阿姜辛的兄弟，同時也是通過第五級巴利文課程考試的僧侶）從曼谷回來，首次在烏汶省採用第二級的正規佛學課程教科書來教學，這或可說是整個東北地區前所未有的事。

阿姜辛在其他四位比丘與兩位沙彌的陪同下，返回烏汶。由於這是第一次一群森林禪修僧在法宗派的寺院雨安居，因而備受矚目。阿姜辛說服阿姜品嘗試頭陀苦行的生活，在雨安居結束後，便率領十二位比丘與沙彌去行腳。其中有幾位新進的成員，包括阿姜品、阿姜帖與其他兩位比丘、兩位沙彌等，他們都曾經在曼谷的寺院體制下修學。阿姜帖後來並未完成他的正規佛學課程學業。

對於那些擁護現代佛教的人們而言，他們覺得過頭陀生活是種羞恥，甚至有人認為那根本就是一種毫無紀律的遊蕩。事實上，阿姜品是第一位追隨頭陀行，而又具備「馬哈」（*Patthi*，大師）頭銜的學問僧，而所謂的「馬哈」學問僧，是指那些已經通過第三級巴利文考試的僧侶。阿姜帖觀察到：

多數的學院僧侶皆認為修鍊頭陀行是件不光彩的事。由於有師長阿姜辛在前引導，使我得以踐行他們的步履，走上頭陀行，因為要是少了我，師長們就必須自己出來誦比丘戒。<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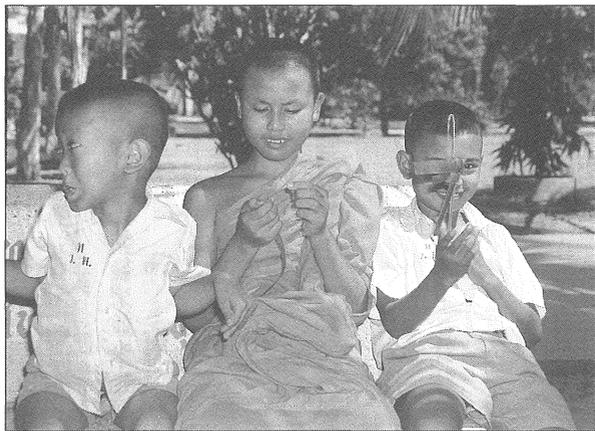
雖然，阿姜帖總想要去過頭陀僧的生活，但是當機會真的來臨時，他才發現離開寺院也是

件痛苦的事，在離鄉背井的那幾年，阿姜帖的身邊沒有任何親友。當中央將僧伽集中管理後，僧侶們離開家鄉到大城鎮求學，已成為一種常態，與阿姜帖一般的年輕僧侶，只有藉由與其他村落的比丘、沙彌間的往來與聯繫，來化解思鄉之苦。在烏汶省的那段日子裡，就有兩位沙彌與兩位在寺院長大的小男孩，成為阿姜帖的學生，而替代了家庭關係。他們彼此之間的密切聯繫，或許也記述了許多師徒間修道關係的特徵。

每當到了要離別的時刻，所有的人都淚流滿面，心想不知他們今後將多想念我，我也幾乎快要抑制不住自己的淚水。但是身為老師

的我，在學生面前哭泣似乎不大妥當，所以我只有咬緊牙根，忍住悲傷，不讓自己真實的情感表露出來，我甚至發覺自己的聲音，正隨著情緒的波動而嘶啞。

當時，那些情緒似乎不這麼難控制，只是後來當大家都離開了以後，這些情緒才湧現出來，



◎離鄉背井去求學的僧侶身邊沒有任何親友，而會與沙彌以及在寺院長大的小男孩之間，建立密切的師徒關係，以化解思鄉之苦。（攝影：曾明惠）



令我好一陣子感到無精打采、了無生趣。不管我在走路、站立、坐著或臥著時，甚至是說話、進食時也好，我的心總是籠罩著憂鬱與悲傷，我實在非常想念我的那些「學生」。他們將怎麼辦呢？他們吃些什麼？他們吃得飽嗎？會沒得吃嗎？誰來教導他們？會不會有人欺侮他們，對他們頤指氣使？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感到如此沮喪。

阿姜帖想到這些孩子並非他的親人，但對他們的執著卻如此強烈時，深感驚訝，他開始看到，原來執著會造成如此的痛苦：

我現在終於意識到渴望與思慕的不利與危險，這層的了解穿透我的心。這種了悟我不曾遺忘。

### 〔阿姜李〕

當阿姜李發覺自己對村落寺院裡的生活感到不滿時，他便決定成為雲遊僧。一九二五年，他在烏汶省的家鄉寺院受戒，村落僧要求他背誦和學習曼谷的教典與戒本，但在修行上仍遵循寮族的佛教傳統。不過，當阿姜李看到遵從當地的習俗比持守戒律來得重要時，令他倍感困惑。僧侶中有人「下棋、拳擊、在為亡者守夜時和女生玩遊戲、養鳥、鬥雞，甚至有時在晚上進食。」<sup>(8)</sup>也許是因當地的僧侶須經常到很遠的地方開示，或是要承擔一些寺院周邊的粗重勞務，

所以當他們飢餓時，對過午而食並不會感到不安(9)。

另外一件事——村落僧參與喪禮儀式，也讓阿姜李對於村落僧的生活感到嫌惡。在未出家前，他都儘量遠離火葬場。事實上，在十九歲以前，他從未踏進墳場一步，甚至在母親或其他親友過世時，也不願去到墓場。作為一個新出家的村落僧，他仍盡力試圖迴避。他這樣寫道：

有天，我聽到村子裡有人哭泣、呻吟，好像有人死掉了。不久，我看到一個男子捧了一盆花、一些香料與蠟燭，來到寺院邀請僧侶們前去亡者的家中誦經。當那名男子一進到住持的寮房，我立刻拔腿往相反的方向跑，在我轉身跑掉時，後面還跟著幾位同是新進的僧侶。當我們跑到芒果園便各自散開，爬到樹上，一人一棵樹坐著，然後動也不敢動。不久，住持來找我們，但就是找不到。

一次偶然的機會，為阿姜李的修道生活開啟了新方向。一九二八年，在他的第二次雨安居期間，受邀到另一個村莊的本帕威(Bun Phawei)慶典中，開示十個佛陀本生譚的故事。他在開示席上碰巧遇見一位禪修僧。禪修僧說話的模樣吸引了阿姜李，他向居士們打聽，得知他就是阿姜曼的弟子——阿姜柏(Bor)。集會結束後，阿姜李去會見他，頭陀僧的生活方式與其他個人的莊嚴舉止，令他讚嘆不已。阿姜柏告訴阿姜李，阿姜曼已從沙功那空省南下到烏汶市郊的布拉帕寺，阿姜李於是返回寺院告訴父親與戒師，他決定要離開村落寺院了。



〔阿姜拉〕

阿姜拉與阿姜帖一樣，在小時候也遇見過一位頭陀僧，那是一九二三年他十二歲時的事。這位名叫康帕（Khampha）的頭陀僧屬於寮族傳統，同時也是父親的舊識。父親為這位老朋友在郊區建造了一座小型高腳臺，方便他露宿，並派阿姜拉照料他的飲食，父親每晚都到這位頭陀僧處學習佛法。年輕的阿姜拉對僧侶的言行舉止印象深刻，而僧侶所講的冒險故事，也總是能引起他的高度興趣。例如，他聽過一個在寮國湄公河對岸艾爾毛穴（Aewmaung）的故事<sup>(10)</sup>：

緊貼著懸崖邊上，有條長約八十八碼的石子小路，往下望去，〔康帕〕只見散落一地的屍骸、鉢盤，那些都是不慎失足、墜崖身亡的頭陀僧。一次，當他過橋時也失手滑落，雖然他設法自救，但他的鉢仍凹了一個洞。與他同行的另外四位僧侶都不幸罹難，不是墜崖，就是因胃病而身亡。

事實上，很多雲遊僧是因意外或患病而客死異鄉，但這些似乎沒有動搖阿姜拉想成為頭陀僧的決心。一九四五年，他在母親死後成為僧侶，並住在村落寺院附近，母親的去世，讓他終於得以離開村落寺院。

〔阿姜撰、阿姜宛與阿姜查〕

阿姜撰生平第一次知曉頭陀僧生活的經過，與阿姜拉如出一轍，皆是透過一位來訪的雲遊僧得知。一九三五年，阿姜撰十五歲，他看見靠近村落的森林外有位雲遊僧，因為曾聽說頭陀僧通常會將帶在身上的護身符與人結緣，於是就汲水給僧侶解渴，希望能因此獲得保佑平安的護身符，或是學得一兩句咒語。但沒想到僧侶卻問他不想出家，並送給他一本阿姜辛所寫的小冊子 *Tisarankhom*<sup>(11)</sup>。他告訴阿姜撰，可以按照書中的步驟來禪修。

一九四一年，阿姜撰在村落寺院出家成為比丘，當時阿姜曼的弟子在伊桑區北部建立許多森林寺院。他發覺安定的修道生活並不適合自己，於是想要重新歸投法宗派成為頭陀僧<sup>(12)</sup>，當他說出自己的想法以徵求戒師的認可時，不料村落住持一口回絕，他因此而還俗。

還俗後的阿姜撰，以縫衣營生。當時正逢泰、法兩國之間發生戰爭（1940-1941），做衣服的材料相當昂貴，也不易取得。他必須一村走過一村，去蒐集一些手工編織的絲布。一次，他染患嚴重的瘡疾，服用任何藥都無效。於是他發了一個願：「若我還有足夠的福報得以出家的話，那麼趕快讓我復原起來吧！康復後我就立刻出家。」四處打聽的結果，最後他到桑蘭尼瓦（Samranivai）森林寺落腳（在安那茶隆縣），並在法宗派出家為僧。

年輕的阿姜宛的修道生活，不同於阿姜帖與阿姜撰，因為他熟悉僧伽的行政管理工作。他於一九四二年受比丘戒，當時他已在曼谷的寺院教育體制下，以沙彌的身分讀了六年書。那時，法宗派的僧侶只要通過正規佛學課程考試，都須領行政執事，因為他在最高級的正規佛學課程



考試中獲得第一名，本瑞縣（Bundrick）（烏汶省）的僧伽縣長便想請他當助手，同時擔任僧伽鄉長。可是他與其他僧侶同學不同，對於頭銜或地位並無追求的野心：

我仔細地想過這些事，覺得它並非是一條指向自我覺醒的道路。若真要提到那些叫人趨之若鶩的頭銜與名望，我想它們只會造成更大的我執吧！爲什麼我敢這麼說呢？因爲我曾經是一名學問僧，看過許多這種情況的同學，他們其中有的人去了曼谷，有的人則到一些不同省分的鄉下地方。我知道這些學問僧在想什麼，我也擔任過一位僧伽首長的行政助理好幾年，與其他同領行政執事的僧侶有過來往，相當了解他們所談論的東西，在這點上沒有人能騙得了我，所以我不會想要當什麼老師或僧伽首長。一直以來，我都試著要讓自己擺脫這些負擔。(13)

一九四三年，日軍佔領泰國期間，泰軍積極地在沙功那空省的鄉下號召年輕人從軍，因此阿姜宛必須返鄉向政府部門報到。然而，因爲擁有通過正規佛學課程的證書，讓他免除被徵召入伍的命運。當他還留在村子裡時，染患瘧疾，病情持續惡化，迫使他去思考到底自己要當學問僧或修行僧。儘管早些年前，他曾追隨禪師阿姜紹（阿姜曼的老師），且服侍過他，但當時並未把太多心思放在修學止觀（內觀）法門。就在身體變得虛弱時，他將自己的心專注在呼吸上，於是，一些不尋常的事發生了，不論他坐臥成什麼姿勢，心總是可以保持專注。

儘管我對禪定興趣缺缺，但是當我的心進入禪定時，我仍感到驚愕。我也忍不住要嘲笑自己了，即使用上所學過的專業知識，也無法將它弄清楚，我不知道其他僧侶是否有過相同的經驗，因為我想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後來，我遇到一些精於禪修、能為我解惑的禪師，有位禪師告訴我，我所經驗到的其實是修習安般念（觀呼吸）所得的近行定，只要我將自己的心長時間專注於一處，那麼就會進入安止定。可惜的是，我並不知道自己只差一步就達到了。真是可惜啊！要讓心達到這樣的境界，並不容易。若是說得魯莽一點，我真恨不得把自己給宰了，儘管我念了這麼多書，竟還是如此無知呢！

阿姜宛想到那些昔日聖僧們一生的事蹟，與他們這一代是如此截然不同，他相信在佛陀的那個時代，人們出家是為了要修習禪定，並於輪迴中獲得解脫。最後，他下定決心要開始展開禪修之旅。

同年（1943），阿姜查在姆安桑西縣（烏汶省）的寺院學校讀書，在通過初級的正規佛學課程考試後，他返家照顧奄奄一息的父親。父親去世後，他回去繼續修學未完成的課業，但此時他已無法將心思專注在課業上，父親羸弱、多病的影像持續縈繞在腦海裡。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他聽到被徵召入伍的弟弟也戰死沙場後，他的心更加困擾了。

最後，阿姜查徹底地厭倦了讀書，並且認為即使是佛陀也不希望出家人只是一味地讀書：



對於課本上的知識，我已經知道得夠多了，我很想去試試禪修，希望藉此能知道其中的差異。但在我的身邊，卻怎麼也找不到一位令我信賴的禪師。

一九四五年，經過六年的寺院教育，阿姜查通過了最高級的正規佛學課程考試。從那時起，他開始走上另一段尋師訪道的旅程。

## 尋訪明師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採訪了十位雲遊僧的背景，那怕只是些許的線索，我們都詳述了他們為何選擇雲遊生活的原因。對這些年輕的僧侶們而言，出家後要面對的第一道課題，就是去尋找老師。在這段尋師的過程中，有些人很快地找到了，有些人則否。在記述僧侶們的故事以前，我們也應來看看阿姜曼，因為他自己也有一段尋師的歷程。然後，我們再以這些弟子與阿姜曼相遇的先後順序來作討論。

### 〔阿姜曼與阿姜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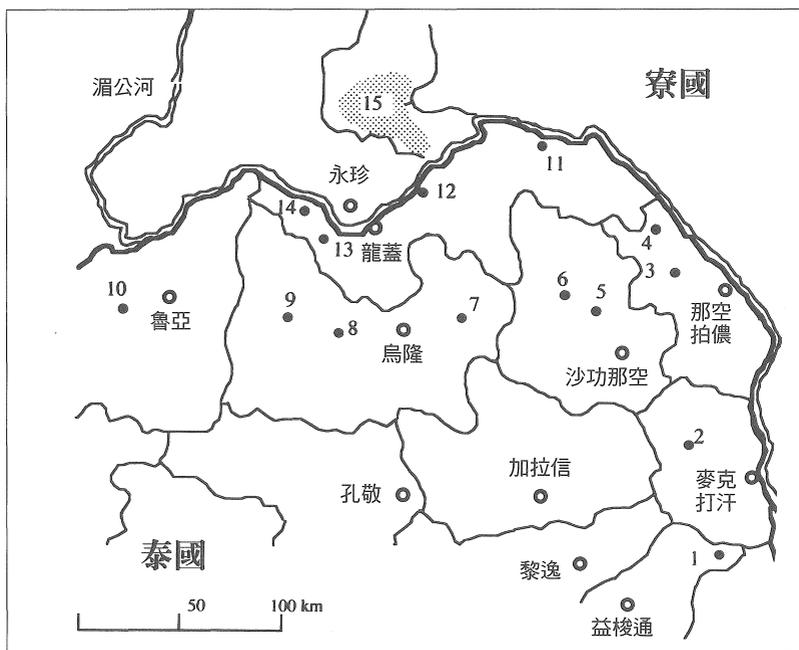
雖然阿姜曼已開始在阿姜紹的指導下禪修，但大多時候，阿姜紹並無法幫助阿姜曼解決他的問題。阿姜紹對阿姜曼說道：

你的心如此飄忽不定，因此容易變得極端。這一刻才衝進天際，下一刻它已深深地鑽入地底；接著它又縱身躍入大洋，然後再一次射向高空。請問，這世上到底有誰能追趕上這樣的一顆心？你必須好好地審視這顆心，來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就在阿姜曼追隨阿姜紹修學了好幾年後，他還是獨自走上雲遊之路，去尋找另一位禪師。他雲遊到寮國，但未找到能幫助他解決禪修問題的人，之後，他又去緬甸，聽說那裡有許多高明的禪師。一路上，阿姜曼與另一位曾在曼谷碰面的僧侶同行（Ton），從中央平原出發向邊境走去，橫越一座屏障兩國的高山，然後進入緬甸。有時他們穿越森林，行走三天也看不到任何一個人影。當抵達仰光雪達根寶塔（Shwedagon Pagoda）時，就花了八個月的時間，他們停下腳步向佛塔頂禮。歸途中，在毛淡棉（Moulmein）雨安居。

阿姜曼在緬甸一定有遇見一些經驗豐富的禪師。「不論我的心增長得如何，我都可以向他們請教一些比較深入的問題。」他曾告訴一位弟子，「但是我不能夠提出超過我自己程度的問題。」然而，在那些為阿姜曼著書立說的傳記作家中，卻無人提及這些禪師的名字。

從緬甸回來後，阿姜曼持續利用非雨安居的幾個月時間，在湄公河兩岸雲遊。在東北，他比較喜歡那空拍儂、沙功那空、烏隆、龍蓋、黎逸與隆薩克等一帶地區，因為這些地方有高山、茂林與多種的野生動物，他發現這些地方最適合禪修（詳見圖一），陸續在這些地方接引來自各



【圖一】泰國東北部地區幾處最適合頭陀僧禪修的地方。1.能耨塔 (Loeng Noktha) 2.康查依 (Khamcha-i) 3.西松克朗 (Si Songkhram) 4.班沛恩 (Ban Phaeng) 5.帕那尼空 (Phanna Nikhom) 6.薩旺但丁 (Sawang Daendin) 7.南漢 (Naung Han) 8.南布瓦蘭普 (Naung Bua Lamphu) 9.那克朗 (Na Klang) 10.王桑普 (Wang Saphung) 11.甯坎 (Beung Kan) 12.蓬披實 (Phon Phisai) 13.塔報 (Tha Bau) 14.西清邁 (Si Chiangmai) 15.普考快 (Phu Khao Khwai)

地的僧俗弟子。

阿姜汶是九名僧侶中第一位遇見阿姜曼的人，當他還在烏汶的村落寺院讀書時，就聽說在烏天蘭丁 (Uthen Landing) (今那空拍儂省)、沙功那空省與寮國永珍等地一帶，住著一些禪修的森林僧。有一天，他托鉢歸來，向一位信徒詢問要如何才能遇見這些森林僧，她告訴他可以去拜訪投恩寶塔寺

(Thoeng Pagoda) 的住持阿姜壯 (Jung) (今烏汶省鏗奈縣 (Kheuang Nan))，於是他去鏗奈，並從住持處獲悉阿姜曼的消息。在寺院待了一段時間後，他隻身前往尋找阿姜曼。經過長途跋涉，那可是一段精彩的獨行旅程，一九一八年，他終於在烏隆省沛樹村 (Pheu Tree) 遇見老師阿姜曼。當時他三十歲，而阿姜曼四十七歲。

阿姜汶在沛樹村與阿姜曼相處不到一個星期，就被隨後追趕而來的舅舅與姊夫發現行蹤。顯然地，自從母親死後，他沒有與任何一位親友特別親近，在離開家鄉寺院的十年裡，也從未返家省親。如今，舅舅已經追到這裡，並且表明要他回家的立場。此時，他只有順從，只是當他在家鄉的龐田寺 (Pong Field) 常住時，卻變得體弱多病。

從這點看來，阿姜汶的親戚並沒有真心地關心他，他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才好。對而言，既然熟識的同學與戒師都早已離開修道生活，他自然也不想再繼續待在這個村落寺院，所以他也不願回到烏汶省讀書。因此，當他一康復，便立刻收拾了傘帳、鉢具、水壺與提袋，徒步行腳至阿姜曼所在的考村 (kau) 外的瑪費樹 (Mafai Tree) 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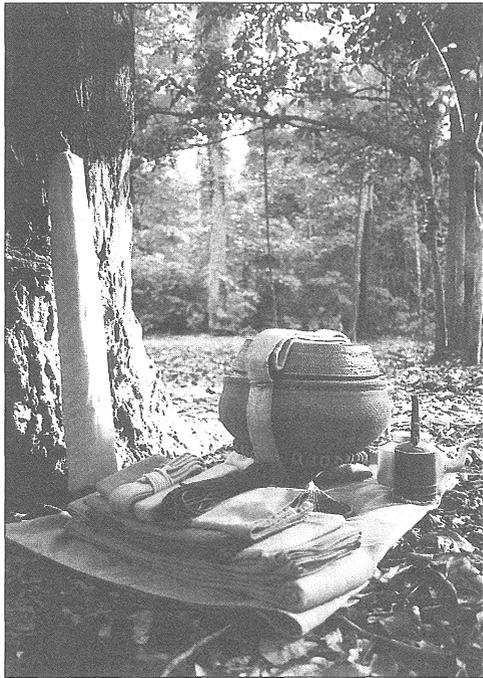
〔阿姜範、阿姜頓、阿姜帖、阿姜李〕

阿姜範第一次遇見阿姜曼是在一九二〇年，當時阿姜曼約五十歲。那年，阿姜曼與其他幾位頭陀僧與沙彌待在蛋芒果村附近，那裡正是阿姜範的故鄉（沙功那空省帕那尼空縣），當時村民



奉行普泰傳統，他們將信仰與儀式致力於供奉護法神——樹神與山神上。阿姜曼在開示中，解釋這樣的信仰與儀式有多麼不妥，勸導村民應以佛、法、僧三寶作為人生的依怙。他對佛法透徹的了解，令阿姜範與同座聽講的兩名普泰僧侶——阿姜締、阿姜庫（*Wai*）留下深刻印象，於是三人決定成為阿姜曼的弟子<sup>(14)</sup>，但阿姜曼不願他們便離開了。而缺乏適當頭陀配備的他們，也無法立即追上阿姜曼<sup>(15)</sup>。

一直在湄公河畔雲遊尋找阿姜曼的阿姜頓，同時也抵達蛋芒果村，並落腳在波采寺（*Wat Phochai*）。因此，阿姜締、阿姜庫與阿姜範就與阿姜頓一同修學，當阿姜締三人取得頭陀僧的配備時，便與阿姜頓出發尋找阿姜曼。他們一行人走到高塘縣（*High Pond*）康坡克村（*Khambok*，今那空拍儂省康查伊縣），才發現阿姜曼在賽塘村（*Ban Huai Sai*），並正在前往沙功那空省薩旺但丁縣的路上。



◎傘帳、鉢、水壺等，是頭陀僧雲遊時的主要配備。  
（圖片提供：法耘出版社）

於是，這四位村落僧趕緊加快了腳步，終於趕上阿姜曼。四年後的一九二五年，阿姜範由原遵循的普泰傳統改變成為法宗派，當時他三十七歲，且已雲遊了七、八年。

阿姜李於兩年後遇見阿姜曼。一九二七年，阿姜李離開寮族傳統的村落寺院，行腳到姆安桑西，此舉激怒了他的父親與戒師，但他們卻阻止不了他。一到當地，他便聽說阿姜曼正落腳於距離該地十公里外的庫塔村（Kuttat）。於是，他動身前往尋找阿姜曼，當抵達庫塔村的森林隱居所時，才發現阿姜曼已離開並前往烏汶省的布拉帕寺，隔日清晨，他便徒步走回烏汶省。在布拉帕寺，他向阿姜曼頂禮，並說明自己找尋他的目的，阿姜曼教他在禪修上專注於「唵哆」。怎料那時阿姜曼生病了（當時阿姜曼五十七歲），他把阿姜李送去資深弟子阿姜辛處，當時阿姜辛住在石漩渦台（Tha Wang Hin），是一處非常僻靜的地方。與阿姜辛同住的，還有馬哈品及其他四十位比丘、沙彌，當時年輕的阿姜帖也在其中，只是在阿姜李的印象中已不復記憶。

### 〔阿姜宛、阿姜拉、阿姜撰與阿姜查〕

阿姜宛雖然在很早以前就聽說過阿姜曼（或許是從他外祖母處得知，他的外祖母是位八戒女），但他與阿姜曼的相遇卻十分巧合。一九四五年，阿姜曼正在尋找棲身之所，當時他已高齡七十六歲，不再適合雲遊的生活。而那年，阿姜宛與一位法宗派僧侶同學，正好暫別學校的課業，漫無目的地四處雲遊。



他們想要去北方的烏隆與龍蓋省，但是在戰時，遊走於這些省境的邊界並不安全，於是就雲遊到沙功那空省東部，在龍考（Lomkhae）山區歇腳，隔天抵達沛塘（Ban Naung Phou）村，一處位於普潘（Phuphan）山區中央、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村民都是寮國的傜族人。他們在那裡遇到阿姜曼的弟子阿姜路依·姜塔薩羅（Lu Jantasaro, 1901-1989），他正在那裡負責監管一座廢棄寺院的修復工程，欲使它成為森林隱居所。因阿姜路依計劃邀請阿姜曼前往該地，不願阿姜宛留下，便向阿姜宛解釋，阿姜曼拒絕待在已住了太多僧侶的寺院，阿姜宛與同伴就只好到附近別處的村落寺院落腳。

就在阿姜曼開始安住在沛塘森林隱居所後，阿姜宛定期前往該處聆聽阿姜曼的開示。之後，阿姜曼從信眾那裡聽說，帕那尼空縣僧伽縣長（大宗派的僧侶）不希望有為數太多的頭陀僧待在村落寺院，因此，他就接引阿姜宛到森林隱居所，度過一九四五年的雨安居。雖然，阿姜宛的同伴後來改變心意，重新回去研讀正規佛學課程，但他還是決定留在阿姜曼身邊，直到阿姜曼逝世。

同年底，阿姜拉遇見阿姜曼。當阿姜拉的母親去世後，他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支持自己繼續當村落僧，於是便去見他的侄兒，這侄兒曾擔任烏隆省波提松達寺（Wat Phothisomphon）住持阿姜炯·旁圖羅（Jum Phantulo）（後來被封予「帕鐵卡威大師」（Phra Thepkawi）頭銜）的秘書（16），阿姜拉從那位令他改變信仰而歸投法宗派的住持身上，得知有關阿姜曼的消息。後來他又送

阿姜拉到烏隆省鹽水塘村 (Ban Naung Namkhem) 菩提勝 (Bodhi Victory) 隱居所，這間隱居所的住持是七十二歲的阿姜本米 (Bummi)，他曾在阿姜曼的座下修學禪法。就在雨安居結束時，阿姜拉離開隱居所去雲遊，並作好見阿姜曼的準備 (17)。他與阿姜宛一樣服侍阿姜曼，直到阿姜曼逝世。

阿姜撰也在一九四五年遇見阿姜曼，當時他待在皮林塘鄉 (Ping Pond, 烏汶省安那茶隆縣) 吉克野村 (Ban Na Jik) 一所新的法宗派寺院裡，有位高階的法宗派僧侶阿利亞庫那檀 (Ariyakhunnahan) 來訪。這位長老帶阿姜撰驅車遠赴沙功那空省，到了那裡後，再搭乘牛車或徒步前往阿姜曼在沛塘村的森林隱居所。當阿姜曼與弟子第一次見到阿姜撰時，他們看他膚色白皙，猜想他應該是中國人，有別於寮族的他們，阿姜撰則向大家解釋自己是來自烏汶省的純寮人。

當阿姜查抵達阿姜曼的隱居所時，阿姜宛與阿姜拉兩人已待在那裡了。他花了一段時間尋找阿姜曼，也許是因為他在烏汶省，並未認識任何一位與阿姜曼有接觸的人吧！在尋師的過程中，他遇到好多位禪師，只是這些禪師裡沒有人屬於法宗派。最初他從自己的家鄉開始尋找，並在德烏丹縣 (Det Udom) 皮洛寺 (Wat Phlo) 找到一位也叫曼 (非阿姜曼·普里塔) 的僧侶。然而，他發覺這位僧侶的教導方式並不適合自己，於是十天之後便離去了。

一九四六年，出家八年的阿姜查，與另一位同參雲遊到泰國中部的沙拉武里省，只是他覺得那裡並不適合禪修，而且也無法順利找到指導禪修的老師，於是他就從沙拉武里省出發前往



王寇 (Wongkot) 丘陵 (在華富里省)，那裡住著許多普安寮人。到了那兒之後，才發現要找的禪師已經去世<sup>(18)</sup>，那裡有位禪師的弟子阿姜宛 (非阿姜宛·烏答摩)，他是柬埔寨的頭陀僧，在教理與實踐上皆有成就，正要去緬甸學習，阿姜查對阿姜宛能嚴持戒律印象深刻。他雖然對吉蔑僧侶的認真與熱誠也大表讚服，但覺得這種禪修法並不適合自己，所以決定要待在王寇丘陵自我修鍊<sup>(19)</sup>。

就在阿姜查待在王寇丘陵時，他從一位在家信眾處得知阿姜曼的消息，經過兩次雨安居後，他返回東北尋找阿姜曼，同行的還有三位比丘、兩位沙彌與另兩位在家信眾。他們依寮族的傳統修習頭陀行，就教於不同的禪師，並頂禮沿路的佛塔，這是一段非常漫長而艱辛的徒步旅程。他們先到烏汶省，稍作停留後，又徒步前往那空拍儂省。頂著炙熱的驕陽，花了十天的時間徒步到帕儂 (Phanom) 佛塔。他並不急著去見阿姜曼，一路上走走停停，有時也跟其他的老師學習禪修。例如有一回他在那凱縣 (Na Kae) 考山上稍作停留，向阿姜薩溫 (Sam) 學禪，然而阿姜薩溫所教授的法門對他而言並不契機。

當時，一路同行的沙彌與另兩位在家信眾，因體力透支無法再繼續前往沙功那空省，他們幾人便中途脫隊返鄉去了，阿姜查於是與另兩位僧侶徒步走到沙功那空省，最後終於抵達沛塘村。阿姜曼問阿姜查曾在誰的座下修學，結果阿姜曼似乎認識其中的阿姜袍 (Pao)。雖然阿姜查只與阿姜曼相處了兩天，但他受用了阿姜曼所教授的法門<sup>(20)</sup>。當時阿姜曼七十九歲，翌年

(1949)便逝世了。之後，阿姜曼的弟子便各自雲遊去了，而今天的沛塘隱居所，是位於沙功那空省帕那尼空縣的那那伊鄉(Nanai)，直到一九八二年，該處成為正式的法宗派寺院，並以阿姜曼的巴利文法號，命名為普里塔(Pa Phuritha)森林寺。

## 頭陀僧的特質

就在探訪了這十位僧侶的個人背景後，我們打算適切地提出一些綜合性的結論，但這當中，並沒有清晰的模式浮現。在所能發現的少數幾條通則，也只是些微弱的訊息，無法提供太多關於這十位僧侶為何選擇成為頭陀僧的原因。例如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東北人，父母親是寮人，都在大家庭的環境中成長，也是農家的小孩，他們習於刻苦耐勞的生活，住在鄰近曠野的地帶，並經常在森林裡穿梭、雲遊。

大部分同時期的東北人，都有著與這些僧侶共同的背景，不過顯然地，他們並沒有追隨僧侶的腳步。這些僧侶沒有社會學上所謂的型態或個人突出的性格——無關於家中的排行，更無關貧困或童年的失落、危機經驗（也許只有阿姜汶是例外吧，因他與同族人並沒有較緊密的關係）。唯一能區隔這十位僧侶與世俗大眾不同的特點是，他們都深深地熱衷於苦行與紀律的生活，視頭陀傳統為正確的道路，並且絲毫不受伴隨著階位、頭銜而來的威望與地位所惑，這些誘惑讓許多



地方僧侶競相投入曼谷的宗教體制中。

這些頭陀僧本身的特質與對宗教的態度，不同於那些遵循曼谷體制途徑的僧侶們，他們深信托鉢乞食的修行，可以直溯佛陀時代，他們知道修學佛法若沒有透過實踐，那麼對於佛法更深層的涵意將猶然無知。他們發覺佛法的意義，並不能在閱讀或研究中尋獲，而是藉由頭陀生活以訓練心而獲得。

最後，他們了解最適合修學佛法的環境，並不在舒適的寺院裡，而是在他們自己的學校，他們自己的「大學」裡（如馬哈布瓦（Bua）所說），那是在森林的深處、在樹林裡、在樹蔭下、在塚間、在曠野中、在山坡上、在山腳下與山谷間。他們相信這些地方，才是佛陀要介紹給我們的最好的大學。

【註釋】

(1) 然而，在一九〇二年的「僧伽法案」通過後，學問僧取代禪修僧成為寺院的住持，薩給寺不再以其備受矚目的禪修法門聞名，直到阿姜皮蒙曼（Pha Phimonhan）在曼谷地區重振禪修風氣才改觀。

(2) 阿姜曼的戒師是阿利亞卡威法師（Pha Ariyakawi，阿姜盎），教授師是悉塔法師（Pha Khru Sitha），依止師是普拉甲烏汶尼法師（Pha Khru Prajak-abonkun，阿姜隋）。一八九一年，阿姜盎在暹羅國王的授命下，出任烏汶省僧伽省長。後來，阿姜曼追隨阿姜悉塔修頭陀行，悉塔喜歡雲遊四方，而阿姜普拉甲是位工匠。在阿姜曼到里亞寺前，該寺尚未歸屬法宗派，阿姜曼很可能和他的師長阿姜紹一樣，

在成為法宗派的僧侶之前，都在寮族的傳統下出家。

- (3) 紹·康塔奚洛 (Sao Kantasio, 1861-1942) 出生於卡孔村 (Khakhom, 今烏汶省肯宗縣 (Kheuang Nai))，在寮族傳統下出家 (他的師長常住在寮國的占巴塞)。十年後，在他擔任里亞寺的住持後，重新皈依法宗派，因此自一八九九年起，該寺就隸屬於法宗派。阿姜紹在寮國南部占巴塞安瑪寺 (Wat Annat) 於禪坐中逝世，遺體隨後被運往烏汶省布拉帕寺荼毘。一八九九年，烏汶省有五座寮族寺院變更為法宗派，計有泰寺 (Wat Tai)、里亞寺、布拉帕寺、班庫門寺 (Wat Ban Khumeuang) 與班黃寺 (Wat Ban Hwang) 等。其中布拉帕寺在成為法宗派的寺院前，還是一座廢棄的道場。

- (4) 阿亞庫堂接受普泰傳統的訓練。一八八四年，他出生於蛋芒果村一戶普泰人家，因他出生時正巧外祖父去世，因此村民都相信他是外祖父的投胎轉世。曼谷當局積極將寮與古蔑族僧侶，納入官方僧伽行政組織體制，授予他 Phra Khru Sakon Samanakit 大師頭銜，並出任沙功那空寺僧伽首長。

- (5) 儘管遭受國家當前佛教政策的抵制，許多村落寺院的住持 (特別是偏遠地區) 還是奉守著地方傳統，在雨安居結束後，去修頭陀行，並且訓練門下的比丘、沙彌禪修。

- (6) 品·盼亞帕羅 (Phin Panyapalo, 1892-1946) 與他的兄弟阿姜辛辛不同，他想要成為學問僧。雖然年輕時，他曾遇見阿姜曼，但如同許多雄心萬丈的同輩僧侶，他想要去曼谷研讀瓦契拉央教本，他一連通過巴利文第五級考試。一九二二年，他回到烏汶省參加母親的葬禮，待在素塔寺雨安居，與阿姜辛學習禪修，後來成為頭陀僧，最後逝世於烏汶省瓦林詹拉縣 (Watin Chamrap) 桑善蘭 (Sansaman) 森林寺。

- (7) 通過巴利文考試九級中前三級的比丘，就被冠以「馬哈」的頭銜，例如馬哈品。



(8) 儘管僧伽官員嚴禁僧侶們參加集會慶典，但還是有許多村落住持執意如此。

(9) 就連阿姜李自己的行為也無法總是符合戒律。例如有次他受邀前往大竹鄉的農丹寺 (Wat Non Daeng) 法會上開示十個佛陀本生譚的故事，「事情就這麼湊巧，當輪到我上台去開示時，正好是早上十一點，等我講完時已接近中午，那時要吃飯已經太晚。在返寺的途中，同行的還有一位寺院的男孩，在他肩袋裡裝有一些米飯與烤魚。大概是中午一點多吧，當時我真的是飢腸漣漣快餓死了，只好請那男孩打開肩袋，讓我看看裡頭有什麼東西。才看到那些食物，我便立刻找了一處有樹蔭的地方坐下來，將食物吃光。」另一次，阿姜李到森林幫忙將一些建造客堂の木頭拖回寺院，才到傍晚，他便感到飢餓，於是這一次他又吃了東西。阿姜李告訴我們，他的僧侶同學們都有「非時食」的情形，只是他們並沒有告訴別人。

(10) 康帕的說法反應出絕大多數東北僧侶的想法，他們認為寮國與泰國東北地區是屬於同一個地區。他告訴阿姜拉的父親：「我一邊走路一邊禪修，怎料待我回神時，已經橫渡湄公河了。」

(11) 這本可能譯為《佛法僧三寶與禪修法》(The Triple Gem and techniques of meditation) 的手冊，曾在年輕一代會閱讀泰文的僧侶與人們手中廣泛流傳。後來，在阿姜曼的資深弟子阿姜辛，陞座成為柯叻省薩拉旺 (Salavan) 森林寺院住持後，此書方才出版發行。

(12) 阿姜撰並未說出，他為何認為必須皈依法宗派才能成為頭陀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他先前遇見的那位雲遊僧是法宗派僧侶的緣故吧！

(13) 在法宗派寺院裡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阿姜宛在素塔瓦森林寺院常住時，被牽連捲入一樁貪污案，

令他對學院與行政生活產生誤解。

(14)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有趣現象，地方僧侶阿姜締、阿姜庫與阿姜範三人，皆認為阿姜曼對普羅大眾有宣說淺白佛法的能力，係源自於他在烏汶省修習地方教典的緣故，這也是曼谷的寺院教育體系第一次在烏汶地方紮根，並採用瓦契拉史教本取代當地巴利文教本。

(15) 久遠以前，頭陀的用具（傘帳、水壺、鉢）並非唾手可得，僧侶們必須親自打造或自行取得。

(16) 阿姜炯·旁圖羅 (Jun Phantulo, 1888-1962) 生於烏天蘭丁村（今那空拍儂省），一九〇七年時，於烏隆省的馬哈采寺 (Wat Mahachai) 出家，成為法宗派僧侶。他追隨師長到烏汶的里亞寺修學，當時阿姜紹與阿姜曼都在那裡常住。與許多年輕、滿懷壯志的僧侶一樣，阿姜炯對禪修並無興趣，於是，他前往曼谷的鐵西林寺 (Wat Thepsirin) 讀書，並通過巴利文第三級考試。直到遇見阿姜拉，阿姜炯才重新回到禪修。

(17) 阿姜拉擔心阿姜曼不收自己為徒，於是靠著自力的方式，四處雲遊禪修。

(18) 這位老師就是阿姜袍·普陀薩羅 (Phao Puntasaro, 1872-1946)。一八九二年，阿姜袍在那空索旺省出家，後來並成為一位家喻戶曉的嚴格禪師。一九二五年，當阿姜袍遊歷到華富里省時，無意中來到王寇丘陵，在那裡建造一處森林隱居所。

(19) 阿姜查回憶自己還是沙彌時，曾經看見一位頭陀僧在禪修時手持念珠，於是為了幫自己製作一串念珠，他找到一棵塔別 (Tabak) 樹，因為這種樹所特有的橢圓形堅果，可以用來製作一顆顆的念珠，然而，阿姜查也擔心自己犯了「不爬樹、不摘果實」的戒律。但是有一天，他看見一群猴子爬到樹上，牠們



的動作讓樹枝上的堅果震落到地面。他回憶到自己以念珠的修行方式不能持久，缺乏專注。「每一種修行（持續誦念一個念頭或一個字），就撥一顆堅果進到鐵罐，直到一〇八顆念珠掉進了鐵罐為止。我連續花了三個晚上的時間，反覆不斷地練習這個修法，但是覺得這個方法好像不怎麼受用，和在市場上數著、賣著檳榔的中國人沒什麼兩樣。」於是，阿姜查放棄了這個法門，藉由撥算一〇八顆念珠來讓自己的心得到平靜，其實是許多禪修僧所採用的老方法。阿姜範一九二〇年和同學四處雲遊時，也從一位村落寺院的住持那裡學到這個方法。以下就是阿姜範對這個方法的描述：「將念珠纏繞在手腕上，不管是在坐禪、臥禪或行禪的時候都好，只要心中默念一句『唵哆』就撥弄一顆念珠，如此這般，一句一顆：『唵哆一、唵哆二、唵哆三……一直到唵哆一〇八。』然後第二遍、第三遍時，誠心於心中默念『達摩』（dhammo）與『桑夠』（sangho）[2]。若是算錯了就表示自己的心不夠平靜，那麼就必須從『唵哆一……』重新開始。」

(20) 阿姜查並未說明自己何以急著離去的原因，他只是提到住在那裡有一些障礙存在。

【譯註】

[1] 「唵哆」（巴利語：buddho，泰語：phuttho）是於禪修中用來方便持念的咒語，buddho 源於 buddha（佛陀），意指「覺知者」或「覺醒者」。

[2] 「達摩」（dhammo）與「桑夠」（sangho）一如「唵哆」，也是於禪修中用來方便持念的咒語。dhammo 源於 dhamma，是指「法」，sangho 源於 sangha，是指「僧伽」。